

重返大度山

何萬順
東海外文系講座教授
20 屆系友

晨

搖擺的樹梢
將陽光和鶯語攪拌
於是音符和亮片
便在我床上跳躍
要將它們抖落
但跳躍依然跳躍
因為
今天已經來到

詩人楊牧在東海時的筆名是葉珊，他在散文集中曾說，東海四年，「是我孩提時代的延續」。對我，東海是我孩提時代的開始，因為在那之前的 18 年，生活是不斷的唸書，唸書的目的是無窮盡的考試，終極的標竿是考上一所好大學。上面這首詩，就是這個初嚐自由滋味的少年，有一天太陽曬到屁股醒來後寫下的。你會不會覺得有一點童詩的味道？

1974 年 9 月，青澀年少的我背著一個成功嶺的軍用背包，住進了東海男生宿舍 531 室。放下背包後，立即到樓下的福利社買了兩根散菸，回到寢室，腳翹在書桌上，深深的吸了一口煙，慢慢的吐出，兩手後仰，心想，ah, freedom! 背負了多年的乖，從不曾叛逆，終於有了機會可以壞一下。

在那個戒嚴的年代，我以留長髮作為叛逆的象徵。每學期初我們都得向教官報到檢查儀容，教官們深知東海校風，也就睜隻眼閉隻眼。山下的警察可就沒在客氣了，東海四年，前後被抓進警察局三次，罪名是「違反善良風俗」。當時警方的處置是在耳朵長度的地方給你剪一刀，讓你出去後非得去剪短不可。第一次被抓時就是這樣，我深覺受辱，於是開始查找資料，思辨「男子蓄長髮無罪」。當時東海的開放式圖書館是全台唯一的，我也生平第一次看了中華民國憲法。在同學之間也有許多的討論。

第二次運氣較佳，剛被帶進警局，有一個警官出來，可能看我眉清目秀吧，問是哪個學校的，我說東海，他就揮揮手叫我走了。第三次在警局裡，警察拿起

剪刀時，我警告他，他這是對我「動刑」，是違法的，他還真的不敢剪了。我和他們展開辯論，堅稱他們逮捕我的理由不正當，因為我留長髮是效法西方聖人耶穌和東方聖人孔子，是「保存善良風俗」，但他們始終不讓我走，讓我坐在一邊，那時已是晚上十點多。牆上的鐘時針過了午夜 12 點，值勤的警察才說我可以走了。我問他為什麼早不讓我走？他說，「過 12 點了，我可以說拘留你一天了。」原來這樣他就有交代了，真有意思。

最近十幾年，由於因緣際會，我介入了多項學生受教權益的議題，包括英檢畢業門檻（東海本學期提案討論廢除）、學業退學制度（上學期已廢除）、必修課零學分（勞教與體育課學分化規劃中）、離校程序綁學位證書（已大幅鬆綁）等等，其中最需要辯證的就是這些作為的適法性。身為語言學者，從未受過法學訓練，卻可以在這些嚴肅的法律議題上發表學術論文，並且成為學界最主要的倡議者，這跟在東海時留長髮進警局這段「養成教育」中所養成的思辨習慣絕對有關。

雖然現在男生留長髮早已不是什麼叛逆，但我依然喜歡起風時長髮向後吹，那種飄逸的感覺，總會勾起當年下課後幾個同學一起從外文系館說說笑笑走到郵局的青春回憶，尤其是秋天。

東海四年裡，我任性的蹺課（不喜歡的課）、抽煙（又一個叛逆的象徵，畢業前戒掉）、喝酒（為賦新詞的故作風雅，不是酗酒）、開舞會（居然可以向外文系借教室），也隨性的學吉他唱民歌、搭便車和客運環島台灣、健走南橫和東海岸、露營清靜農場和日月潭。我在另一首詩裡說：

在東海
我們 年輕 且
一如水鳥的悠然 熱帶魚的多彩

東海也是我初戀失戀的地方，更是我在學識上「轉大人」的地方。在那封閉的年代，大度山這片淨土上的開放校風、前瞻的勞作與博雅教育、堅實的語文及思維訓練、師生間與同學間百無禁忌的思想激盪與論戰，在在形塑了我日後成為知識份子的雛形。

尤其可貴的是，在這個美麗且有靈性的校園裡，英語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語言，外文系的所有課程都是全英語，語言課程且是小班制，這些特色延續至今。在上面那首詩中，最初寫的是「陽光和『鳥』語攪拌」，後來改為「陽光和『鶯』語攪拌」，因為「鶯語」和「英語」諧音，生活中充滿了這個美麗的語言，且成為我一生的資產。

而東海影響我的學術與教學最深的是「求真、篤信、力行」的校訓，這是我一進東海就接觸到的。「求真」是所有科學與一切知識的基礎，「篤信」是對於價值與真理必須保有的信念與執著，「力行」則是實踐科學、知識、價值與真理的責任，從身體力行到經世濟民。I love it!

畢業後，我到美國唸的是英語教學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第一個學期有一門必修課是英語句法學，我是班上唯一的外籍生，同學們都是美國人。現代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研究十分科學，需要對於語言有敏銳細緻的觀察與判斷。有一次找老師討論問題時，他對我說，You seem to have better judgment on English than your classmates. 在期末考發回的考卷上，107 分 (總分 110 分) 的成績旁寫著 You have a good aptitude for linguistics. You should pursue it further. 這門課的確讓我對語言學這個新興的科學深深著迷。我原先的計畫是碩士唸完後回台灣，以教英文為主業、寫詩寫小說為副業，這張考卷改變了我的計畫。

於是，碩士後來到迷人的海上珍珠夏威夷攻讀博士，但兩年後被猶他州一家科技公司挖角，從事自動翻譯系統的研發，半工半讀 6 年後完成博士學位。1992 年我回台在政大英語系任教，當時的系主任殷允美是東海外文系第 7 屆學姐，而引介我的是同班同學郭力昕 (政大廣電系) 和高我們一屆的學姐張郁慧 (政大英語系)。隔年政大繼清大之後成立了「語言學研究所」，我在這裡安身立命 28 年，退休時是政大外語學院第一位講座教授。

2021 年 2 月，在母校的召喚下，我回到熟悉的外文系任教，再一次住進樹木環繞受文資保護的東海宿舍。窗外，清晨時的樹梢，依然將陽光和鶯語攪拌。孩提時代的夢想，成真了。

卻又感覺自己似乎從未離開過，雖然多了知識與專業的成熟，卻從未脫離東海時的天真，雖然投身於語言的科學研究，但擺脫不了詩的糾纏。慶幸能回到自己最喜愛的地方，這是最能欣賞我的地方，因為我深知母校的期許，而我滿懷使命、熱情與感恩，著手與東海和外文系共創高峰。

這一兩年來外文系在強化既有師資的優勢以及堅持其傳統特色全英語小班制的同時，考量未來世界的多變與不變，集思廣益於課程革新與翻轉，著重專業力、思維力與國際力的養成。在設計上兼顧學生的「學習自主」，在內容上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我們的願景是人格、能力與視野的永續發展。

眾所皆知，東海產生了 14 位院士，是全台私校之冠，但你可知道其中 3 位出自外文系！更精彩的是他們在學術上的多元與寬廣，于君方是宗教學、林南是社會學、孫康宜是文學。之前我在政大任教時，外文系同班同學有 4 個，我是語

言學、郭力昕是影像與傳播、蔡彥仁是比較宗教、黃柏棋是印度教與梵文。外文系每年新生訓練時，系主任的簡報中也一定會展示系友們在各個專業領域裡的發光發亮；信手拈來幾個例子，李子婕（黏多醣天使、畫家）、劉喬青 Shirley Liu（巴黎萊雅全球協理副總裁）、朱玉鳳（外交部次長、大使）、蔣定宇（雅虎資深軟體工程師、跑步環島）、彭淮棟（翻譯家）。你能對這個系不好奇嗎？

問「對的問題」遠遠比給「對的答案」重要。我們該問的不是「唸東海外文系有什麼用？」，而是「唸了東海外文系，我要怎麼用？」有陽光大道，也有幽雅小徑，你也可以開闢自己的路，決定權在你，不在別人。

很期待和你在大度山上相遇，在九月早秋的微風中迎進年少惶恐的你，我們一起翻轉、一起思辨、一起打造未來，你可以犯錯、可以叛逆、更可以開展創意。你要認真快意，更應該努力。這裡的老師是你的朋友，和你一起聽風聲、雨聲，也是你的同學，與你一起學習、成長。

在某個盛夏，我們又會看著你的背影離去，踏著滿地的鳳凰花，那時你一定會再一次的回首，揮手微笑，大聲說，我還會回來的。